心經輯成 全

心經輯成序

真先生既編出是書繼而有附註發揮二書行焉東晳從曩歲并取而讀頑維茲不聰間亦有難者未嘗博者難記之病爰敢彼此參互歷加删揀更蒐之經文本章及先諸書凡得若干條各於其綱文之下比類輯錄務從精白簡要因成此卷非敢求知於人要以自便誦習俾歸反約之意云爾

歲丙寅元朝坡平尹東晳書

心經輯成總目

卷上

卷下

總目終

心經贊

西山真先生（名德秀字希元宋建州人本姓慎避孝宗諱作真）贊曰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故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提綱挈維昭示来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寔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其愧四非皆

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擴而充意必之崩雲卷
席撤子諒之生春嘘物蚩鷄犬之放欲其知求牛羊
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
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
道心萬善之主天之予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太極
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玆
在玆其可不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
為先我来作州泉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
窓棐几清晝鑪薰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心經輯成卷上

書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大禹謨

朱子(名熹字仲晦家新安人號晦菴)曰舜之所以授禹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

又曰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而惟意所欲卻不可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卻不可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

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曰允信也○又曰人心不全是不好若是全不好底不應只下箇危字蓋為人心易得走從惡處去所以下箇危字若全不好則是都倒了何止於危○又曰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要得道心純一都發見在那人心上○又

始得

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曰喜怒人心也然無故而喜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為人心所使也須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是道心○又曰道心人心之理○又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間○又曰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烱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宋道州人後稱濂溪先生）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眞氏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夫人心之發如銛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爲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爲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

○潛室陳氏名埴字器之朱門人曰如飮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爲天理無理無節即爲

凡伯程叔程字乙後皆倣此

人欲

詩上帝臨女(音汝下同)無貳爾心(大雅大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魯頌閟宮)

毛氏(名萇漢人)曰言無敢懷貳心也

○伯程子(名顥字伯淳宋河南人太師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龜山楊氏(名時字中立程門人)曰道無顯微之間愼其獨所以對越在天也

○張子(名載字子厚宋大梁人後稱橫渠先生)曰天體(凡言體猶做他骨子)物

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往通)昊天曰旦(亦明也)及爾游衍(衍寬縱之意)無一物之不體也

○真氏曰學者平居諷詠其辭凜然如上帝之實臨其上則所以為閑邪存誠之助顧不大哉又見義而無必為之勇或以利害得喪二其心者亦宜味此言以自決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叶魚堅反)不遐有愆相(息亮反)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叶剛鶴反)思不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音亦叶弋約反)思(大雅抑)

朱子曰屋漏室西北隅也射斁通○又曰思語辭○又曰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乎屋漏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又曰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

自警之詩

○鄭氏(名玄東漢人)曰神見人之爲也汝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汝矣

易乾之九二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下孟反)之謹閑邪存其誠(文言)

叔程子(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後稱伊川先生)曰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

○朱子曰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猶自閑邪怕他入来正是無射亦保之意保者持守之意○又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純粹至善者也○又曰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叔程子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
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
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又曰閑邪
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来存著閑邪更
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
只是主一也○又曰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
消言閑邪○問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
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

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張子曰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坤之六二子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
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文言
叔程子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
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
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伯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朱子曰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胷中洞然徹
上徹下表裡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恁

又曰敬義非兩截事○又曰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只是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又曰敬有死底敬有活底敬只守主一之敬若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以察其敬與不敬動以察其義與不義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又曰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又曰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問丹書見大戴禮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朱子曰敬便竪立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

義不以理從事是欲這敬義是體用與坤卦說同

○五峯胡氏（名宏字仁仲宋文定公之子）曰居敬所以精義也

○朱子曰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又曰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又曰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

○伯程子曰以敬直內則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矣○叔程子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至于聖人亦止如

是更無別途○又曰主一之謂敬無敵之謂一○
又曰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
一○又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
○張子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上蔡謝氏名良佐字顯道程門人曰敬是常惺惺法
○和靖尹氏名焞字彦明程門人曰敬者其心収斂不容一
物之謂
○朱子曰敬者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爾雖
事物紛至而沓来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
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胷中矣○又曰人之為學

又曰中心若無事時便是敬 當入內無妄思段上

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只是提撕此心教它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又曰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又曰敬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又曰敬不是塊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裡○又曰敬則萬理俱在○又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心身肅然表裏如一矣○又曰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又

曰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心身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答胡季隨（名大時五峯之子）問曰若以敬喻藥則於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曰蓋為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語分明只要時時將来提撕便喚得主人公常在常覺也○問持敬覺不甚安曰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但覺見有些子放去

自然打成一片

便收歛提掇起纔覺便在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問敬易間斷如何曰覺得間斷便已接續習得熟

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朱子曰[illegible]○又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叔程子曰脩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五峯胡氏曰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

○伯程子答張子定性之問曰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上蔡謝氏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涵養始得

○叔程子曰甚哉忿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者莫貴於思惟思而能窒慾曾子三省窒慾之道也○

([illegible])龜山楊氏曰九思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以此

伊川

(註上)叔程子謂張繹字思叔程門人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思叔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移之章末)張思叔詬詈僕夫先生曰何不動心忍性動其本然之心忍其氣質之性思叔慙謝

(與下互換)建安游氏名酢字定夫程門人問謝氏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曰實向上面做工夫來凡事須有根尋討要用處病根將来斬斷便沒事

○朱子曰向見呂伯恭名祖謙東萊人說少時性氣粗暴

嫌飮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日久病閒看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叔程子曰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又曰遷善者見人做得一事強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又曰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周子曰仲由孔子弟子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叔程子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

○上蔡謝氏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做得甚工夫謝曰只去得箇矜字驕高誇伐之謂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裡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先生點頭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祇音抵)悔元吉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扶又反)也(繫辭)

叔程子曰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抵也顏子无形顯之過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旣知未嘗不遷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又曰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

○張子曰懥於己者不使萌於再

○朱子曰今人只知顏子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周子曰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邵子（名雍字堯夫宋河南人號所居室曰安樂窩）曰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

○南軒張氏名栻字敬夫宋廣漢人曰夫習之有斷絶者心過有以害之也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間斷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為微而忽焉此豈可使之熟也哉是以君子惧焉萌于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絶之如此則過境自跡時習之功専以至於德以凝道

論語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朱子曰絶無之盡者毋史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盖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

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絶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絶一便得何用更言絶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

窮矣○又曰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毋必者随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毋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又曰人之爲事

○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周子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叔程子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朱子曰令人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

今人每每如此

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言矣 顔淵

朱子曰回孔子弟子姓顔字子淵○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己謂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歸猶與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為

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盖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

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
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
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
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
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
事不得於理而無物不被其愛矣○又曰己者人
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
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
彼出於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
如手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

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爲獨要切而詳盡耳○又曰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內自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又曰禮

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又曰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又曰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又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問克復工夫全在

○上蔡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

○叔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

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不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顔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張子曰學者且須觀禮盖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曰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顔淵

朱子曰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又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叔程子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敬則不私一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矣○又曰看其氣像

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愼獨便是守之之法○問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又曰恕者入仁之門

○朱子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盖忠是盡己盡己而後為恕今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名九成宋人蹈禪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如此則相為懈怠而已此言最害理○問克己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

何以謂之坤道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仲弓資質温粹顔子資質剛明顔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査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顔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又曰讀書要將聖賢言語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始有益

(程上下)周子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

公於人也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去声下同)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音現)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音洛)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去声)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叔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

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

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道之用也○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

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〇又曰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

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愼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

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旣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旣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旣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

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又曰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又曰所不睹所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愼恐懼○問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防檢人欲曰也得○又曰這獨不是恁地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

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胡亂去便是不謹

○胡氏季隨曰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愼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叔程子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呂與叔曰中卽性也道之所由出曰此語有病

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如謂方圓卽天地可乎○蘇昞字季明程張門人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旣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旣思卽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强勉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工曰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又

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學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或曰喜怒哀樂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但有知覺在始得這裡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朱子曰未發時著義理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源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㊂又曰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

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矣㈡又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㈠又曰大抵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

○邵子曰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小雅正月)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去声)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去声)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大雅抑)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朱子曰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君子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

○叔程子曰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又曰學始於不欺暗室

○周子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司馬温公(名光字君實宋陜州人贈温國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去声)惡臭如好(去声)好色此之謂自謙(讀為慊苦劫反)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音閑)居為不善無所不為見君子而后厭(讀為黶)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步丹反)故君子必誠其意

朱子曰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胖安舒也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盖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又曰誠意以敬為先○又曰誠意是人鬼關過

此一關方會進○又曰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尙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飮皆自以求飽足於己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飮也○又曰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不如此方爲自欺蓋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

○蘭溪范氏名浚字茂明宋婺源人曰人心至難測也孰不

欲謂己君子而多不免爲常人或陷于大惡者患
在心違其顔而安於自欺也
○伯程子曰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
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此
正善惡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
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朱子曰康節邵子謚也詩云閒居愼莫說無妨盖才
道無妨便已有妨○又曰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
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
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

子則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

○劉器之（名安世 温公門人）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温公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當作心）有所忿（弗粉反）懥（敕値反）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去声）樂（去声）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存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

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又曰事物之来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共其事而其動静語黙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

依本文盡載
橫渠先生問曰云云
答曰云云

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田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又曰心者身之主也攝心只是敬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伯程子曰心不可有一事○答張子定性之問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来而順應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

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以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叔程子曰如舜之誅四凶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若鑑之照物姸媸在彼隨物應之○又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猶挽攬也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朱子曰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纔繫於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繫於物者有三或事未來而自家先有期待底心

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存在胷中不能忘却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這都是爲物所繫縛旣爲所繫縛便有這箇物事及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又曰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又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

問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唯其是而已○

○東萊呂氏曰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爲之而未嘗爲也大抵胷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也荀子名況趙人言喜事至則和而理憂事至則靜而理理者有條理而不亂之謂○又曰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驚懼何也叔程子

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何懼焉亦是敬不足

(移上朱本)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朱子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

○叔程子貶涪州渡漢江中流波濤洶湧舡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失措獨先生正襟安坐凝然不動已而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舡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爾○先生責涪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

○朱子曰風俗尚鬼如新安朱子本鄉有所謂五通廟

最靈㽵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閧然以為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以從衆何為不意公亦有此語○偽學黨作有一朋友微諷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其黙足以容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論語首章言人

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鮮説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趍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目𢡟令人意思不佳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音異下同)直子(慈)諒(良)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音洛)樂(音洛)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

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洛音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擧而錯措之天下無難矣

○東匯澤陳氏名澔字宋南康人曰致謂研窮其理也子諒讀為慈良

○鄭氏曰致猶深審也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

又曰欲知得与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張子曰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

○孔氏名穎達唐人曰和易正直子愛諒信

○周子曰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叔程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也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朱子曰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又曰身心才收斂整肅則自然和樂

○上蔡謝氏曰初學雖未能便和樂亦須和樂以養之

先生

叔程子

○成都范氏名祖禹字淳夫程門人曰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動而有節則禮也行而有和則樂也

○張子曰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東萊呂氏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叔程子甚愛表記禮記篇名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又曰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

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又曰學者有所得不必
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朱子曰志也強氣力也强令人放肆則日怠惰
一日那得強壯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
規矩也
○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
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
簡編常使心在於此
○朱子曰孔經甫名文仲祭濂溪之文曰公玉色金
聲從容和毅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

○伯程子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上蔡謝氏曰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王氏蘋字信伯程門人曰伊川直是謹嚴全無謔語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藍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學於程張之門撰張子行狀曰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邵康節先生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名益柔常秉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

雖夜深亦如之

○元城劉氏(即器之)曰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

○叔程子曰呂與叔六月中来緱氏(山名)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朱氏公掞(名光庭程門人)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

○劉元城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朱子曰李先生(名侗字愿仲延平人朱子之師)終日危坐而神

彩精明畧無隤墮之氣

○勉齋黃氏(名幹字直卿朱門人)撰朱子行狀曰可見之行則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翟霖(無出處未詳)送伊川西遷(貶涪州時)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先生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龜山因賞此語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

朱

(疑)有侍坐而困睡者朱先生責之沈敬子無出處未詳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强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解體貌頹放矣曰固是○陳才卿名文蔚朱門人說九容次早以右手拽凉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名積字仲車節孝其諡宋人也初見胡安定名瑗字翼之安定其諡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曰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有學者每相揖畢

恶

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是如何也似不是擧止摸揲○葉賀孫字味道朱門人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去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東匯澤陳氏曰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

學者

氣象者

類則行無不成

○孔氏曰反情反去情欲也比類比擬善類也

○伯程子曰學者異端之說直須如淫聲亂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滎陽呂氏(名希哲字原明東萊人)曰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君子小人於此焉分

○朱子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

東匯澤 自

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之要○又曰吾人所處須是著箇道理二字便隨衆不得○又曰與好諧戲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

○張子曰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君子樂(音洛下同)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新安陳氏(名櫟字壽翁元人)曰君子之樂道猶小人之樂

欲君子以道制欲故坦蕩蕩小人徇欲忘道故長戚戚

○叔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朱子曰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言情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

○有人勞伊川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且苦矣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苦之有他人日

又

踐危地乃勞苦也○又曰某氣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愼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或問謝氏公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来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用之類置之只為合用却並無健羨底心

(校上同)朱子曰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淸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

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他只愛官職

便殺父與君也敢

心經輯成卷上

心經輯成卷下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音黜)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讀為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平声)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並去声)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

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音廓)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

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

○上蔡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叔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又曰不能體而充之者皆自棄也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中者禮之極 正者智之體）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

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勉齋黃氏曰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天下倀倀然瞽者失相貌於覆載之間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乎飢食而渴飮趍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爲之反覆開示之其敎人之意亦切矣世之學者未有不讀七篇之書者也而莫有知其言之爲切者何哉習俗之所汩利欲之所昏旣無明師

良友以示之又無誠心堅志以求之譬如大明當天而瞽者莫之見也豈不甚可憫也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音含下同)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於虔反)得知夫(音扶)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與猶同)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去聲)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丑)

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
苟欲為之誰能止者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又曰人之生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離婁

朱子曰大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規若

甚不同矣然其不爲物誘而純一無僞則未嘗不同也故言其所以爲大人者特在於此○又曰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

○問赤子心是已發叔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雙峯饒氏(名魯字仲元宋人)曰易所謂蒙以養正聖功是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五割反)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好惡並去声)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上声)苟失其養無物不

消孔子曰操則存舍(音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

心之謂與(平声)。告子

朱子曰牛山齊之東南山也氣化流行未嘗間斷

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濯濯光潔之貌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

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淸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

近言得人心之同然(然否之然)也幾希不多也反覆展

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

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淸明之際良心

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

善者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又曰氣與理

本相依旦晝所爲不害於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氣之所息旣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淸明虛靜至平旦亦然旦晝應事接物亦莫不然○又曰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又曰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存舍而不操則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云爾○又曰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又曰益

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又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無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

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 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荅石子重名𡼖朱門人書曰孔子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其舍亡致得如此走作則孔子言心體者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亡所致也偶記胡文定公名安國字康侯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

又

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耳

叔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伯程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存之之道也○叔程子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又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作心主不定惟是止於事使

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湏是止於事○又曰人於夢寐閒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顚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張子曰言有敎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又曰心淸時少亂時多何也盖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人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又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閒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朱子曰人心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又曰佛氏說心云不得跳擧不得昏沈是他見得此心只有兩項跳擧是走作時昏沈是放倒時惟敬則都無此病○又曰荀子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不由自家底佛家亦有所謂流注想此即偷心也○又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来是如此○又曰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

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又曰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又曰思慮多走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又曰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東萊呂氏曰良心起處須要接續○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

○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

伯程子曰性靜者可以爲學

○伯程子謂謝顯道曰爾輩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張子曰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靜齊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朱子曰主靜所以養動之根○又曰靜坐無間雜思慮則養得来便條暢○又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撲摸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又曰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

是物各付物○又曰心未嘗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易傳)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又曰延平先生嘗語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又曰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工處當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先生嘗問學者曰今公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只有主靜窮理二者既不主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剖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上声下同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

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去声下同)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去声下同)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去声)耳一簞食(音嗣)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呼故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子六反)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去声)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平声)鄉為(鄉為並去声)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為之之為並如字)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告子

朱子曰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嘑咄啐之貌蹴踐踏也○本心謂羞惡之心○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

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張子曰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藍田呂氏曰君子心存目見惟義而已無是衆物之紛也故所守者至約無所往而不為義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我之所知者義也何生死之擇哉

○新安陳氏名櫟字壽翁元人曰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恣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

○朱子曰呂舍人(名本中字居仁宋人)詩曰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人不能齩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或云汲汲營利者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曰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又却依舊何濟於事

○周子曰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去聲)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

固非一端然其道則

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也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来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學問之事在於求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又

○真氏曰心本非外縱之則放求之則存猶反覆
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即所謂義人
路也
〔補〕叔程子曰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所謂放也○伯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来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叔程子曰人須是立箇心這止頭儘有商量○
又曰心要在腔子裏
○朱子曰求放心不須注觧只日用十二時中常
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

又曰須是猛省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守自固不費氣力也○又曰學者且要收拾此心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又曰知得心放此心便在這裏更何用求適見道人題壁云苦海無邉回頭是岸說得極好○又曰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又曰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又曰大抵學問須是警省瑞巖(地名)僧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醒醒否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南軒張氏曰要是常常省厲使凝歛清肅之時

多則當漸有向進矣

○勉齋黃氏曰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以爲深戒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與伸同下同）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去声）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去声下同）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告子）

朱子曰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伯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

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不好了也

○永嘉鄭氏曰覽鏡面目有汙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窓壁有塵則必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爲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

○延平李先生答朱元晦書曰嘗愛黃魯直名庭堅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絶佳胷中灑落即作爲盡灑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然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胸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理方有進願更存養如此

○朱子曰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

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上声其梧檟音賈養其樲音貳
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去声其養小
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
之膚哉 告子

朱子曰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
審其輕重而已矣○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
心志也○又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
為尺寸之膚哉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
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

喫不到得餓了也

○武夷胡氏（即文定名安國字康侯也）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又曰人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告子

朱子曰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又曰鈞同也○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来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来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

又

○荀子曰耳目口鼻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

○周子曰洪範書傳篇名曰思曰睿通也睿作聖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叔程子曰學源於思

○蘭溪范氏曰本立而後可以言學學者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

朱子曰心元有思須是人自家主張起来此最要緊(去)又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上仝)又曰且看他下一箇立字卓然竪起自心便是
立所謂敬以直內也

孟子曰鷄鳴而起孶孶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
孶孶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
善之間也 盡心

朱子曰孶孶勤勉之意○蹠盜蹠也○又曰才有
順適底意思即是利

○伯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義
與利只是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問若
未接物時如何為善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也○

大本已失更學何益好名與好利清濁雖不同其利心則一也

又

朱子

又曰董仲舒(名昶漢人)有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可以為法矣○程叔子曰有意近名○

朱子曰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何○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通書曰誠無為幾善惡)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正蒙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慕外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陳芝(字庭秀朱門人)

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是切己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這便是死生路頭陸子靜(名九淵陷禪)来南康(朱子守南康時)請他說書他却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

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其為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通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而望及前人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

雖在己之事皆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為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

○北溪陳氏名淳字安卿朱門人曰為學立志所當謹審決定才志於義便入君子路才志於利便入小人路舜蹠利善正從此而分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張子曰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

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

○上蔡謝氏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盡心

朱子曰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又曰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

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也

○滎陽呂氏曰苟無心害則飽乎仁義之道復何憂乎顔子不改其樂是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盡心

朱子曰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又曰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叔程子曰不待沉溺然後爲欲只有所向便是

欲

○滎陽呂氏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靜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甚哉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

○勉齋黃氏曰人惟一心攻之者衆聲色臭味榮辱利害交乎外動乎内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

○眞氏曰雖書史圖畫之清玩若耽著不舍則亦喪志矣惟以道養心則志不爲物所移

周子養心說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朱子曰誠者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

又曰周子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爲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而已必至於無然後可

(勉齋)叔程子曰欲寡則心自誠

○平巖葉氏名采字仲圭宋人曰孟子所謂欲以人所不能無者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

○南軒張氏疾革朋友扶掖求教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通書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訾意但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

○朱子曰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做聖人是也

○叔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又曰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伯程子曰涵養吾一

○朱子曰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又曰一便

○平巖葉氏曰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為有欲

○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切要

○叔程子曰中有主則虛○又曰敬則自虛靜ム

○朱子曰無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又曰明通在己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

○勉齋黃氏曰靜虛動直動靜當就心上看○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

○張子曰心旣虛則公平

○北溪陳氏曰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也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言所以進於聖人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平声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

九 又曰四箴之意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

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失忍反)是樞機興戎出好(去声)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去声)則誕(徒旦反)傷煩則支己肆物忤(五故反)出悖(蒲輩反)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平声)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去声)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七到反)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二 朱子曰視與見聽與聞不同非禮之聲色若過耳

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

欲知檢防

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要聽之之心㊂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道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来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

㊀平巖葉氏曰目者一身之照鑑於心尤切先以視為準則

㊃張子曰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

㊄白雲許氏名謙字益之元人曰聽雖主於聲凡得之簡冊者亦皆聽類也若於應事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為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

六 ○程傳曰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程叔子曰心定者其言重而舒不定者其言輕而疾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鍾鼓矣

○(覌齋)收斂矣其可畏也如此 七 又(白雲許氏)曰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裡如一則天理流行若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爲得也此即愼獨工夫

八 ○(覌齋)又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 十 又曰四箴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精密眞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

范氏心箴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音提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

○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私意間隔物我對立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此言此心之發於義理
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
甚衆以彼之衆攻我之
微如國勢方弱而四面
受敵其不亡者罕矣○
又曰

○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
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

○雲峯胡氏名炳文字仲虎元人曰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
誠之方也一誠足以銷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
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朱子曰蘭溪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
件物事如此好

朱子敬齋箴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
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
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去声守口如甁防意

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叅音森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不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去声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嗚乎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朱子曰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小巷屈曲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

○問主一曰心只要主一不可容兩事一件事了更加一件便是貳一件事了更加兩件便是參勿

程叔子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貳以二勿參以三是不要二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是不要走作○問方應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

梅次郎

○上蔡謝氏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物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邵子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魯齋許氏名衡字仲平元人曰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

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思念得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

○朱子曰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名周衛人)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氷也○問此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曰今未曾做工夫便要從容不迫如人相戰未曾交鋒便要引退

○問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北溪陳氏曰此非謂些小事不敬便能做大病是言大病痛只在微細處

失起故千里之繆差之毫釐然亦當思微細處差
失似甚小可何故便到天地變亂三綱淪九法斁
殆難以空言解釋須多歷人情事變之熟乃知此
不敬之爲害端的處凜乎甚可畏而非理明義精
亦不能發到此真可謂切己箴之救人免陷於夷
狄禽獸之歸也

○真氏曰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
者宜熟復之

求放心齋銘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
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

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
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
思曰惟以相

勉齋黃氏曰心者神明之舍虛靈洞徹具衆理而
應萬物者也然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
足以為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為物欲所累則犇逸
流蕩失其至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戰戰兢兢靜
存動察如履淵氷如奉盤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
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

○克齋石氏（即子重）曰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

又

朱子

又曰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與

㊂朱子曰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令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㊀又曰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此流出乃善〇又曰只是此心頻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〇又曰三國朱然吳將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常不放矣

○叔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尊德性齋銘惟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上聲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支褻天之明嫚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鑒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朱子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

○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

信性焉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曰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何從而進
○又曰尊德性而道(由也)問學博我以文約我禮兩
邊做工夫都不偏○又曰若於道理上看未精便
須於尊德性上用功若德性上有不足便須於講
學上著力二者並行庶互相發明可到廣大輝光
之地○又曰凡人須以聖人為己任世人多以聖
人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稟性與常
人一同安得不以聖人為己任詩曰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令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則只是枉

又曰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
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
方得

過一世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數句乃徹頭徹尾
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大
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自家只要反其
固有而復其性初耳○又曰孟子云言非禮義謂
之自暴言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惡人做好
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様這是他自害了這道理到
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只是我做
不得任儞如何這箇是自棄自暴是剛惡自棄是
柔惡○又曰須認得箇仁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
得這擔子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

之○又曰大抵為學須是自家發憤振作鼓勇做
去直是要到一日須見一日之效一月須見一月
之效諸公若要做便從今日做去不然便截從今
日斷不要務為說話徒無益也
○伯程子曰重擔子須硬脊梁骨方擔得○又曰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又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
自棄
○張子曰學者不可年少自緩便是四十五十○
○朱子曰熹平生不會懶故雖甚病亦一心欲向
前做事○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
開太平　又　又曰勿使有
俄頃間度逐日似此三年庶
幾有進
朱子曰學者最怕因循
又曰學者須是奈煩奈辛
苦　又

之○答劉季章名黼門人朱書曰趁此光陰未至晩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

心經輯成卷下